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説卷二十一

酒誥第十二　周書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酒小事爾周公乃為之作一篇之書何也葢酒之為病在後世視之則甚輕當時視之則甚重大抵有一身之病有一世之病或病於彊或病於弱此一身之病東漢之病在矯激西漢之病在虛浮此舉世之病

商舉世之病在酒周公所以大誥之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
事朝夕曰祀兹酒
文王於穆在廟所以言穆考文王夫文王自西土肇
國所以告戒庶邦庶士以至于少正御事使毖謹者
自朝至夕惟祀方可用酒文王為西伯何以得告庶
邦多士蓋文王乃方伯之長統屬庶邦庶士者也文
王所以朝夕告戒頃刻不休者當時紂為長夜之飲

沈酣於酒池肉林紂飲酒之工夫不已故文王告戒之工夫亦不已畧有間耳則工夫有淺深多者偏勝而沈酣之化行矣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天下之物無一不用於天自然而然非人之所能為也以酒論之麴糵水火之齊皆天所置有是理則有是事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以祭祀無酒

則無以薦其馨香置酒之本意惟祭祀而已非以資人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所以大喪亂其德者無非由酒大邦小邦所以喪滅者亦皆由酒得罪以飲酒致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之外民為酒所用即天之降威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之在當時乃衆迷中獨悟衆醉中獨醒者所以告戒有正有事之人不可常於酒至於庶國惟祭祀方可飲於飲福受胙之時雖飲神之福亦必德以將之不至於醉中人無所主則為麴糵所迷奪矣文王言我民當導廸其小子惟土物是愛勤稼穡服田畝其心方善大抵縱酒者多不事家業之人爾小子當聽祖考之彝訓祖考者老成之人也歷事既多所以教子孫者必不許之縱酒聰聽者欲其用精神以聽

也聽之不聰則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矣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者當睛飲酒者必以為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為小德正病之根源也以為小德而不戒是以至於縱而不已故文王教之合而為一不可分彼為大德此為小德當以一體觀之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前舉文王之言至此乃成王自告康叔以治本國之事康叔當使妹土之民竭股肱之力四肢所用嗣續而無怠統一而不雜專工於稼穡之事奔走以事其父與其長下民之分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何暇於縱酒乎安常樂業念不至酒不服田畝心無所用則必向於酒矣其有肇牽車牛遠服賈出而為商以其所得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其遠歸而喜躬自洗腆厚致酒以慰勞之是時乃可用酒周公前所以禁

酒者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之用酒者盖聖人之教至

於斷絕人情則不行所以閉其飲酒之門多矣故開

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踰此節耳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耉惟

君爾乃飲食醉飽

庶士有職事者以至於百君子為官長者皆在爾統

率之下爾當聽我之教爾若大能羞養老成人乃為

君當然之事爾方可飲至于醉食至于飽周公開飲

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至於養老用酒三者無非於其良心發處開之祭祀孝養養老皆良心之所發也於此飲酒豈至於縱乃所以養其温厚和氣也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周公言康叔果能如此我方大許爾謂爾長永觀顧

省察動作皆稽中德大抵言一節一行者易而一飲一啄之際為難謹康叔若非常永觀顧省察一動一作必稽中德則口腹亦豈易制工夫至於此矣爾庶幾能羞饋祀則可以保宗廟矣爾乃可自大用安逸而一身不至放縱矣此乃信為王者正天下事之臣而天亦順其元德周家世世不忘夫不荒于酒躬率一國之民亦為國君常事爾而其末所以稱之如此之重至於天若元德者盖進德之驗惟於其最難屏

者工夫密察則德進不已而天亦不能違也酒雖細故玩而難遠康叔達觀時省稽考之君不忘於動作之間酒始不得乘間而入而中德所厚邪慝不入而善日充實至於天若於永觀作稽而深求其所用工則知所謂天若元德者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學者為學必省察其身茍有瑕過因循難去必日消

磨蕩滌使浸浸遷變乃至天若元德之地夫以酒之一事周公懇切如此欲其深長思省則學者可不知所自省哉又舉文王之事以言之我西土能輔助文王自以往邦君以至于御事小子之臣皆庶幾能用文王之教不腆厚于酒故我至今能受商之命而有天下蓋酒雖人之所嗜所性不存焉於此既薄則於彼必厚天下之理相為消長所以能受商之命者乃不厚於酒而厚於德之力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又舉商之所以興者告康叔我聞昔日商王之興葢以是道而畏天畏民也天有顯道小民難保何敢不

畏能畏小民是真能畏天也經德秉哲者商先哲王持養之工也常厥德保厥位經德則無失德矣德雖本然修之有可繼也令天其命哲則哲亦人主本然之明不保持則有時為物所蔽而昏矣盛德之主無不尊畏其輔助之臣相與賛成一己之德其心克自抑畏君既抑畏凡在位在職者皆肅恭以輔上而體其君之心夫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王業在於畏相臣之輔助其君者惟有篤恭君臣

之間皆不敢自暇逸矣況敢大飲于酒乎商之所以興其君之心在畏相臣之心在棐恭上下皆於恭敬用工矧曰其敢崇飲言況有工夫崇尚酒也朝廷君臣既如此在外服者有侯甸男衛邦伯之諸侯在内服者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至於百姓里居不在位而閒居者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畏之而不敢上下内外舉在篤恭中此心豈暇及於酒惟欲助成王德耳又大而為尹人者亦專以敬君為事見商之

時通天下皆篤恭矣而又獨言顯越尹人祗辟者蓋敬君之事惟觀之尹人為明所以謂之顯尹人百官諸侯之長也尹人之敬君則他人可知上下篤恭之中於尹人祗辟尤見篤恭之顯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

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於殷

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又舉商之所以亡者在今後王酣身紂為長夜之飲置身於酒其命所以顛錯昏迷無由得顯于民又不恤民之怨其所祇敬保養者專在於怨不能轉易先王之興敬保其德而不易後世乃敬保其怨而不易夫怨豈當保復不能轉易祇保者猶言惡力己及不可復救也乃大惟縱肆淫泆於非法之中用燕飲以

喪其威儀夫一動一作無非天命之流行也縱酒之至威儀悉喪民罔不盡傷心君民相親見君如此動其良心盡然傷感傷感重於怨怨之極而無可奈何乃至於傷民傷心矣紂猶不自覺方荒淫自厚于酒其惡漸長無有休止反自以為安逸人之飲酒今日沈醉明日既醒亦自知其困敝而不安矣紂之酣身不復醒矣所以安之而不自知無有休息酒之所為暴心日長凶疾很厲死亦不畏閭巷不肖醉酒無藉

不畏死之狀甚明商邑指王家言也當時縱酒之罪止於紂與衆逋逃之人耳而無辜之人無不罹其禍使商國靡有子遺無有德之馨香寓于祭祀而顯聞于天者但大有民之怨氣耳風俗既成人皆嗜酒罪合于一腥穢充塞天所以降喪于商其所以不愛于商者惟其以酒為安天亦豈故欲虐爾民亦惟爾小民自放逸以取罪戾而已前言殷先哲王上下皆畏敬此言後嗣王通天下風俗皆昏亂兩段正相應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周公以王命告康叔言我之告汝所以若兹之多者爾在文武之側朝夕所聞不外此事親見文王之家法森嚴如此況古人之言水能照妍醜耳不必於水觀但於民觀之足矣今惟商墜厥命監莫大於此其可不以此大監之有所竦動以撫當時百姓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内史友越

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周公又言我思爾一國之中繫爾統率者甚多汝所當堅固謹戒在內則有商獻臣汝當尊敬者在外則有侯甸男采衛又況有太史內史朝夕相親相近者於獻臣百宗工及供爾事者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戒又況有三卿者繫君之所定國之存亡繫焉安可不堅固尊敬乎圻父司馬

也順衆人之事故謂之若疇農父司徒也掌邦教之官格民非心者薄猶言廹也廹去民之非違而使之格故謂之薄違宏父司空也掌邦土之官順保民居故謂之若保凡此三卿汝所當劼毖者況汝能剛制於酒剛制者當時酒之為病甚深苟泛泛悠悠不用力斷然制之則安能制也故謂之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

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其有告爾云商民復羣聚而飲酒汝不可縱當盡執拘使歸于周我其殺之至此周公之刑甚嚴矣刑雖甚嚴曰其者又疑而未定之辭也周公誠意懇惻深思漸染之深導廸之誤至于沈湎未可遽殺故謂之勿庸且當教之其有不湎于酒爾必彰明使享禄位以示勸於天下至不聽我教辭不蠲潔其事是終不

能悛改時則同歸于殺言惟至此者方可殺也夫羣飲者殺之周公本意也又以為勿庸而姑教之從者褒顯而用猶不從者始不得已而殺至誠懇惻之心可見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至是又教康叔以反躬汝當常聽我之言以謹毖其民若復有湎于酒者汝不可辯説以為汙俗之舊爾實司牧其民民湎于酒誰之過則康叔安得辭其責

可不盡心以率民乎

梓材第十三　　周書

王若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梓材一書周公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輯寧撫摩新造之邦也康誥言治民之理酒誥去商民之病至於梓材惟欲其并包含容其理固有次序而通一國之情最所當先也盖流言之變正由天下之情沮塞而不

通耳情不易通也在下而難通者無如大家在上而難通者無如天子大家彊而難通者也天子尊而難通者也康叔任為邦之責當通上下之情以一國臣民之情達之於大家大家者彊姓巨室驕傲而難通大家通則一國皆通矣又併以臣民大家之情達之於王自康叔言之有民有臣有大家自王言之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止謂之臣康叔之為邦君以通上下之情為綱領當變亂新造之後上下之情不通

不於此而通之則再召變亂無從而止此康叔為邦之本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為邦之要務在虛心屈己不敢自用取諸人以為善以一國之人為師常言我有師師則非一人矣官屬官長無不師之始盡為邦之道大意在虛心也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既通一國之情矣又取人為善盡君道矣乃示德於邦人蓋叛亂征伐之後瘡痍未瘳死傷未復必以好生之德撫摩之此君德之常體而尤急於治衛也故周公更端提出謂我之意不欲厲殺人此三代得天下之本也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文武之得天下成王之守天下皆本於罔厲殺人康叔當體此意以好生為德敬以慰勞斯民謂之敬勞者以尊臨卑以賢臨不肖以治臨亂常若己髙而彼卑不免有嗟來

之意是悔其民必慰勞之以敬使民如承大祭可也非特撫叛亂之後當然凡為邦者皆當然肆今也自今已往凡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之屬亦將如康叔之敬勞康叔有以先之也自今以往昔之為姦宄者與殺人者歴人者歴人如今干證賍所過歴者也皆宥之而咸與為新康叔既以好生之德先之凡為康叔臣者見其君好生之事有戕賊敗害人者亦體康叔之意從而宥之然康叔之所宥及於殺人歴人者臣

之所宥止於戕敗人者盖大權君之所專小事臣之所職也三節皆有次序先通一國之情使無猜疑間隔次取人為善以一國之善為師而後以好生之德撫摩慰勞之康叔治衞之道備矣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

周公又言王者所以命諸侯之意監如三監之監自

黄帝立左右監之官以監觀萬國監諸侯之長也周初以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既誅命康叔繼之如旄丘之責衛伯則知衛伯亦當時諸侯之長矣王者開立諸侯之監本為治民非為它也舜之命十二牧言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成王命康叔為監亦但言涵養撫摩不可殘虐至于鰥寡無告者敬之使得其所至於寡婦無依者聨屬之使有所歸聚合其民大度以并包而含容之無有平民鰥寡匹婦之分效致也如

效牛效馬之效王之所以致此命於邦君以及於御事者果何以哉非如後世為文具徒掛墻壁而已必有所以也康叔當深思其意優游涵養待以歲月徐徐使之自至於安養之地治亂國者易於忿嫉急迫求功效之速成引養引恬和緩不廹漸而引之如杜詩所謂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久病之人驟加藥石反以激病安恬以補養之引而至於和平可也監謂康叔也周公告康叔自古王者之撫民皆如此不

可以法治之總前三節之意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斵惟其塗丹雘

周公又舉物理以諭康叔如稽考田畝既用力整理而陳布修治矣茍不為疆畎必有水潦之侵牛羊之踐又如作室家既築垣墉矣茍不覆盖必為風雨所飄揺又如造器既勤於樸素矣茍不加采飾則樸斵

之事亦徒然耳梓材者古人祭器多用梓木為之故以梓材名篇意謂國家基業自太王王季文武艱難積累周公復為之定亂十已七八矣今之所少但欲隄防覆蓋粉飾如疆畎塈茨丹雘之類而已康叔苟不撫摩商之遺民復為變亂則前日之艱難工夫皆廢矣言命之之意至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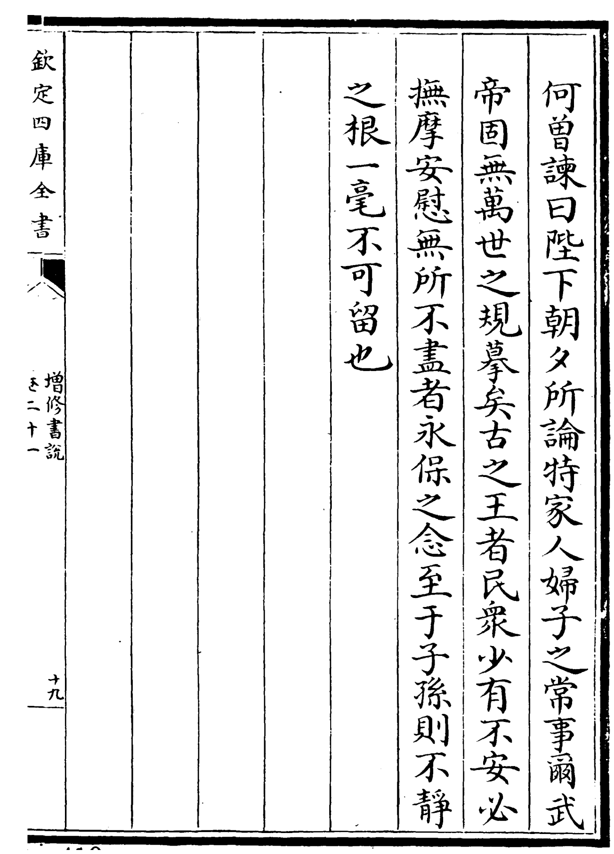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
王受命已若兹監
周公舉成王之意申告康叔先王既勤用明德矣文
王徽柔懿恭不遑暇食皆勤用明德之事也惟先王
既勤用明德以撫綏懷養故諸侯皆來協力以終此
事今成王方專以德安和慰撫先後迷惑之民使之
皆歸王化用能慰先王之受命盖先王大業十已七
八觀皇天既付中國民可見矣所少者迷民未安耳

是周家之所欠闕正在康叔也康叔於此苟不同心協力安慰迷民其何以安慰先王所受命乎已者發語之辭監則呼封康叔以言也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成王之意豈苟且一時之安而已欲為子孫萬年之基業迷民未安康叔可不協力撫摩之不能撫摩則變亂尚未可保何以為萬世計哉見聖人規模之廣大後世創業之君苟且一時而已晉武帝平吳之後



何曾諫曰陛下朝夕所論特家人婦子之常事爾武帝固無萬世之規摹矣古之王者民衆少有不安必撫摩安慰無所不盡者永保之念至于子孫則不靜之根一毫不可留也

增修東萊書説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二十一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二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豐者舊都宗周之地也洛邑之宅一以道里之均受四方之朝會一以還有商之民一以定周鼎此國家之大事也成王重其事使召公大臣先往相宅建作洛之規摹故召公因作誥使成王知艱難之理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惟二月既望之後史官以月紀日之法也周公攝政之七年二月十五日越六日二十一日乙未也王自宗周鎬京以至於豐豐文武廟在焉於廟中命召公往洛先周公以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惟三月丙午朏三月初二日也初六日戊申召公乃侵晨至洛卜其所居太保於二十一日受成王命而行初六日至夫自豐至洛不必半月經涉如此者聖賢舉事詳審顧定故以半月在道審定覘摹及至于洛舉而行之況道塗頓敝精神未定故三日之後誠敬既存方往洛邑卜宅至則即卜非可以跋履之精神臨之也卜者古人舉事必用稽疑召公見至公之理甚明所以不敢自私自用必往卜之卜之既吉乃

經營作洛之事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既得吉卜後三日庚戌召公乃以所遷殷民築洛之基址工築之事方興也又五日甲寅而位成位者社稷宗廟之位也基址既成大綱皆定翼日之朝周公於是來洛徧觀召公之經營周公總大體而已召公既役周公乃觀上相之體當然古人為治之體統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天祭地也周公既已達觀新邑乃用工起宫室欲坐明堂以朝諸侯為無窮之計先祭天地而後用工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祭之七日周公方以書命殷之衆諸侯使來助役作

洛國家之大事也古者王室有大事諸侯莫不赴役既命殷民殷民皆趨事赴功大抵古人作事規摹自有次序召公二十一日受命初六日至洛何以延滯半月乍至之初精神未定未可告神明也既卜之後不即營治必三日庚戌方以殷衆築基址者卜既得吉相視籌度某處可築某處可造故三日而後工築興也既築之後五日位成又何以能成位於五日之間先王仁恩浹洽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樂

事赴功故其功速亦見古之建都邑不窮奢侈上棟下宇以待風雨非若後人規摹廣大經年而不成也況古人為學精粗通貫作洛之事召公諳練精熟計預事果不費疑滯五日即成也規摹既成周公乃觀既觀之矣三日而祭天明日而祭地又七日而命赴役之民用工周公又何以遷延至十二日也古人舉事其事愈大其動愈遲十二日之間反覆經營規摹全備用工之後不迻于素蓋不於斤斧紛紜之時始

有商議也庶殷丕作者周公命殷庶其至未一廬舍未定乃能欣然而大興作非聖人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何以感其丕作也夫侯甸男邦伯趨事赴功可也至於雔民丕作乃見周公感人之深史官書此其意深矣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一章諸儒之說不同一說成王不在洛止告周公

謂王不在洛則可謂告周公則一篇無告周公之辭也又一説謂終篇戒成王成王在洛告周公與告成王同使成王果在洛召公以天下諸侯取幣來獻者何以不即歸之成王而歸之周公序言成王在豐不聞在洛史官言使太保先相宅本非自來也蓋洛邑事畢周公欲歸宗周召公乃取天下諸侯贄見幣物獻之周公使達之王召公欲陳戒於成王故與周公言曰拜手稽首陳於公及王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

以諸侯之幣與召公之戒併達于王也召公謂今洛邑已成欲歸誥告殷民根本乃自於御事皆不敢指成王故謂之御事如今稱人為足下執事之謂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已上皆告成王之辭因周公以達王也元者長也代天作子乃天之長子也商本天之長子後世失道天即換易而商之命亦轉而為周之命矣皇天之無親

如此今王受命奄有四方蓋有無窮之休矣然而遺大投艱天下之責在一身所可憂者蓋亦無窮嗚呼王其若之何天以元子之責𢽾與成王王何以當之其可不敬乎辭之懇惻感動之至深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以大邦之殷一失厥道天即弃絶其命堂堂大邦既為天所弃絶今當如何且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在天之先哲王可以憑藉扶持者多矣若可世享天命自令觀之皆不可憑藉扶持矣則成王安可盡憑藉太王王季文武也商之厥後子孫不稱天意多見遠識者則使之藏隱而留於王朝者皆鰥病多害之人以此治民故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皆保抱攜持其婦子以號呼於天欲奔亡而避惡政出則為紂所

執以此見商之亡非弱也其威令尚行於國中其法度尚嚴密出奔者即就拘執民果不能如紂何而紂果能勝天下矣然其所以終於亡者紂之力能勝百姓而不能勝天民之奔亡者紂即執之固在威虐之中至天哀于四方民紂之威虐亦無所用人力豈可以勝天哉今王受天之眷命必當懋勉用力疾速於敬德可也召公之言至此尤切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我相古先王有夏傳之於子從而導迪保祐之而夏能保天意而順若天於夏如此夏先王於天如此非不可為後世憑藉扶持以今觀之既墜其命矣又相有殷天之所以導迪保祐者亦非不盡其至而湯亦能稽順天意以今觀之亦墜其命矣然則前人誠不

可倚也今王以幼冲而繼嗣必無遺老成人詢以事天治國之理王果能不遺老成人我方謂王能稽古人之德況謂庶幾能稽謀自天言咨詢老成方庶幾

爾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召公前既言先王難恃天命難知能詢謀故老方庶幾知此恐成王自尊而抑之也聖賢立言本末全備

既抑之必又進之故嘆息而言王雖沖子已為天之
元子矣為天之元子茍大能以至誠包容覆育小民
則今即有休美矣此以進成王也前之抑所以虛其
心後之進所以彊其志王既為天之元子即當自此
用力亦王其疾敬德之意何者未為元子尚可停俟
既居元子之位安得不即用力乎碞險也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民之險當常常顧畏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

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來都洛蓋將嗣上帝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
土中者洛天下之中也召公又托周公之言以戒觀
此則召誥非告周公明矣旦曰者言周公亦常曰作
洛邑非徒然合天心格幽明治萬民皆自此出稱旦
曰者君前臣名也王來洛邑果能如周公之言為此
大規摹有此大功業天命至此方有所成以之治民
今必休矣古人舉事規摹廣大洛邑之作上與天同

大慼神人之和而致天下之治為此而作洛槻摹豈不大哉周至文武天命已成召公乃言能如此天命方成者恐成王恃天命之已成欲其以未成居之也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又教成王以治洛之法王令必當先服殷之御事使來此附介助我周家之御事不可以商周二其心要在一視同仁使商之臣與周之臣合而為一節

抑商臣之性漸染陶成日進一日至於日日進新也然又在王以身率之王欲用敬德之工當為所不可不敬之德蓋不得不然者非有勉彊如飢食渴飲之常莫之為而為者耳至於莫之為而為則其動也天自然一視同仁合商周為一體混新舊為一致此疾敬德之工夫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召公又再言夏商存亡以告成王恐其聽之略也夏商之所以興亡所以長短皆非我之所能知惟不敬德者即亡興亡長短不覲於天惟覲於敬此召公見之之的也夏商之天命蓋如此今繼受此命其可不思夏商之所以長所以短者鑒之以續其事功又況

王乃初有基業者又不可以比前也王乃初服者初有基業無他倚恃其可不敬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今王君天下如人之生子在於初生自初生而保養乃可以全其善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正在今日知今我初服

者王知之否王今初服而有天下正天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時也提而省之往都新邑敬德安可少緩王惟用德乃可祈天永命言祈天永命無他術止有敬德為可耳曰祈者欲成王知天命之未定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君德在於好生王勿以下民過用非法之故遂敢不以常法治其罪而至於殄戮忿疾一生即損君德矣

何則人君之德止在好生好生之德止在於用常法治民以常道而有功則可以非道而有功則不可葢王所處之位在於德元元者善之長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人君以此德元覆冒天下安可以小民淫用遂損君德成王在文武之側豈不知君德之根源正在於罔厲殺人召公不已於告者恐成王於為治之際因有所違拂而壞其本原也王果能以好生之德洽于天下小民方盡知君意以王之刑罰用於天下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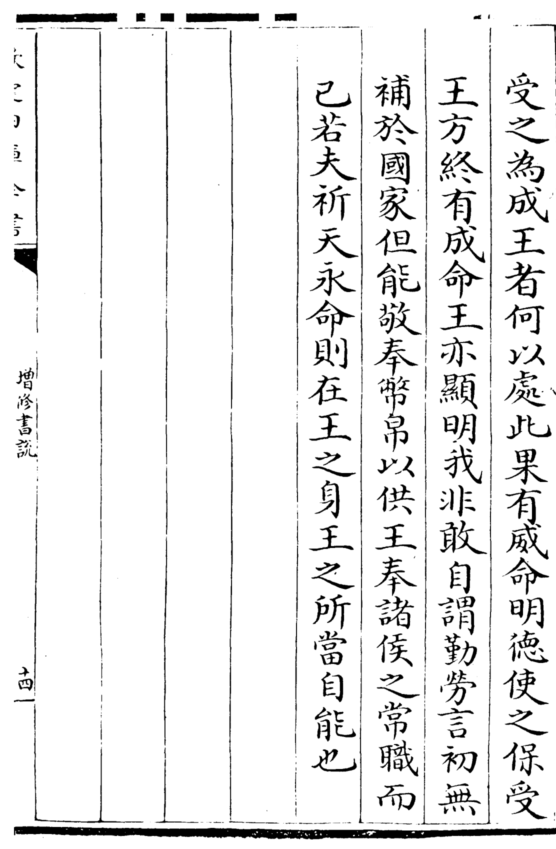
非動用非法則於王豈不甚顯如春氣著物無所不徧王所以顯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歴年式勿替有殷歴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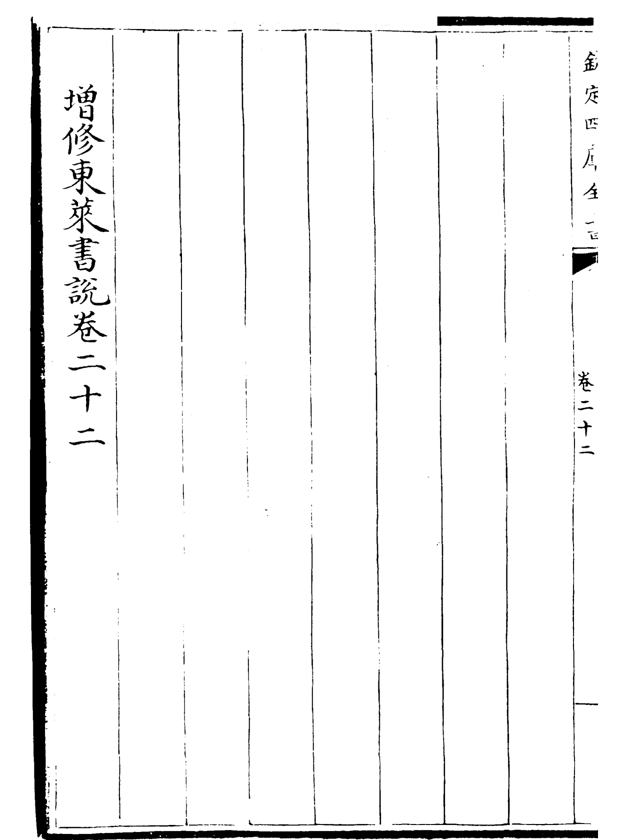
君臣之間當各盡其休言我欲如夏歴年之久勿欲如商歴年之替召公言我欲王以小民而受天之永命永命在天君之所以受之者乃在於小民耳古人言民召公改言小民者葢國之根本全在小民其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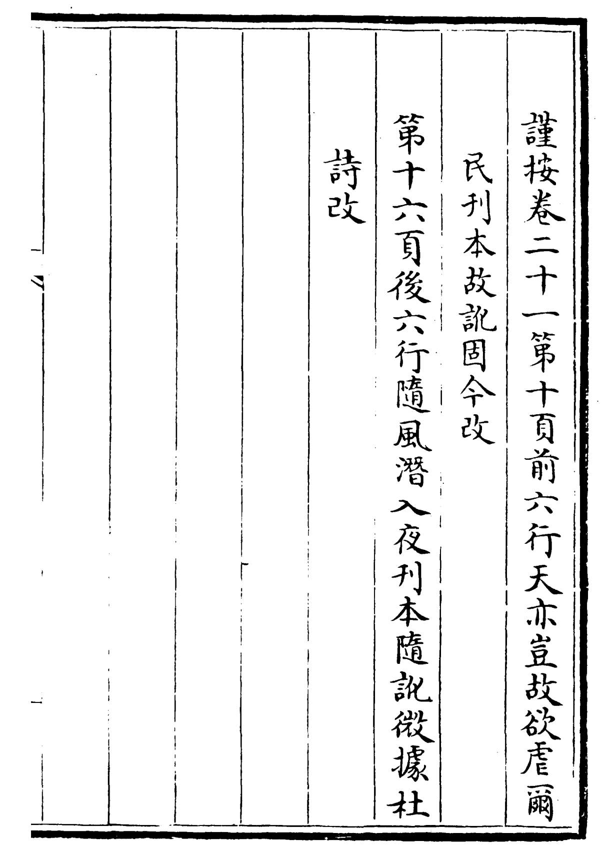
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不在姦雄盜賊止在小民
之身故召公原其根本使成王知之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
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
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旣因周公達所言於王末又殷勤至於拜手稽
首言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謂商民也百君子謂商
臣也友民謂國民也讎民百君子未從化者友民已

從化者以此兩等之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召公前既言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合而為一矣至此又分為讎民友民者前自心而言後自勢而言也自心言之一視同仁合商周而為一自勢言之所謂讎民者所謂友民者化猶未純正將隨其宜而撫摩教廸之謂之讎者欲成王知商民尚伺闕失乘間投隙其勢可畏警戒之切至此初非分為二體也我與讎民及友民引領翹足待王之威命明德而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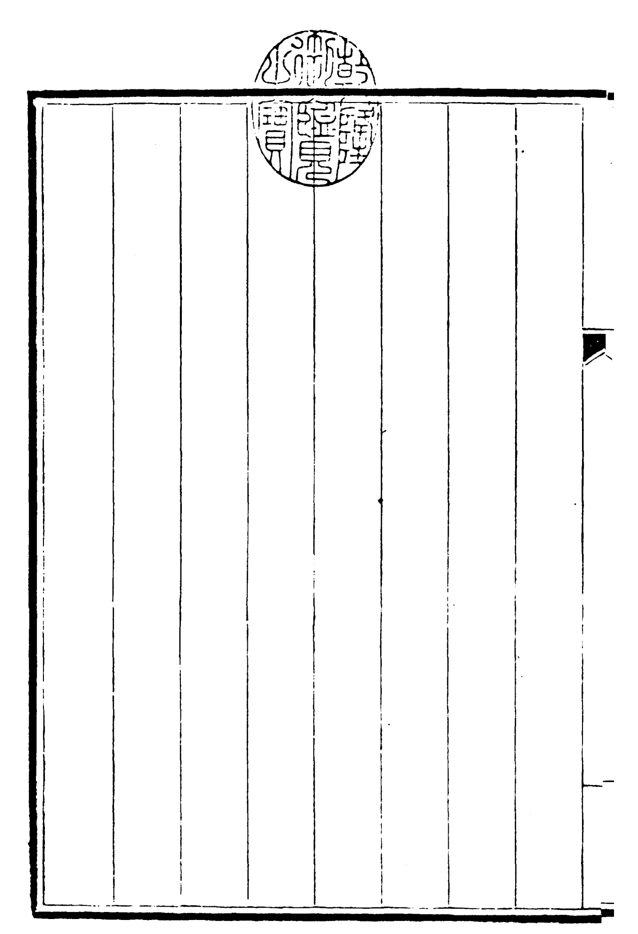


受之為成王者何以處此果有威命明德使之保受王方終有成命王亦顯明我非敢自謂勤勞言初無補於國家但能敬奉幣帛以供王奉諸侯之常職而已若夫祈天永命則在王之身王之所當自能也


增修東萊書説卷二十二



謹按卷二十一第十頁前六行天亦豈故欲虐爾
民刊本故訛固今改
第十六頁後六行隨風潛入夜刊本隨訛徵據杜
詩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張耀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增脩書說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二十二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三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太甲復亳而伊尹告歸成王卜洛而周公告歸蓋伊尹周公處大臣之變者也已事而亟去所以明吾心而嚴萬世之防也然周公不得遂其去何也伊尹之時國無他變太甲思庸則其責塞矣至於周公雖卜洛以遷商民基業略定然其心猶未服四方之大勢

猶未集非周公誰與鎮安之此所以欲去而復留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書曰復歸于亳著作湯誥之時也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書曰還歸在豐著作周官之時也他篇亦莫不然而洛誥之序則獨不然告洛邑之卜周公在成周而遣使於成王也作洛誥之書周公歸宗周而親告於成王也若如書序之凡例當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

成周使來告卜歸于宗周作洛誥今乃於告卜之下即書作洛誥不復著其時何哉蓋本周公之志而言之也卜定則都邑定都邑定則受朝會遷商民而周之基業定周之基業定則周公之去志亦定當使人告卜之時告歸雖未形於言而精誠至意實與之俱往矣孔子深見於此心故變例而書略作誥之時而發作誥之志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

命予乃胥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此章首序作洛獻卜之意拜手稽首敬其事也朕復子明辟程氏謂如復於王之復周公蓋言我以作洛獻卜之事反告於汝明君也周公之視成王孺子也成王之視周公叔父也拜手以言之明君以稱之蓋大卜洛之事而深發其敬也世儒復辟之説蓋生於

此語抑不知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王位何復之有哉君幼而百官總已以聽焉是固冢宰之職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前乎此者封康叔伐三監莫不繫之於成王則昔固爲辟自若也而今何復焉政使如世儒之說則天下之事豈有大於此者何爲下文無一語及之而專論營洛獻卜之故邪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述作洛之意也營洛大政宜自天子

出以成王幼冲新立若不敢及天時建都邑基周家之命而定之予乃不得不嗣太保以往大相東土其庶幾爲成王始基作民明辟之地中天下而立明四目達四聰並受四海之圖籍大哉洛邑是誠作民明辟之基也是誠周公建都之意也蕭何作未央宮不過曰非壯麗無以重威耳臨之以周公其基作民明辟之言眇乎小哉不啻天淵之間也予惟乙夘朝至于洛師即召誥所謂乙夘周公朝至于洛是也我卜

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卜都之意主於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因其所安也顧氏謂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其論遠近則然矣若曰先卜近以悅之建都邑至重也質神明至肅也此豈苟以悅衆之時況本欲居洛姑先卜黎是命龜之際其意既不誠一矣苟龜兆而吉也將屈吾本意而遂居黎乎聖人之舉措殆不如是也然則周公何爲而先卜黎也

意在地近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衆之所向周公亦豈安其獨見哉並列二説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即天心也無間故無違也黎雖不及洛然亦周公並近商郊審擇面勢可建别都之地若擇焉而不詳是彊天之合而必龜之從已豈聖人之心哉始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終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

食者下都也頑民之居也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云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總其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爲成周謂敬王繼子朝之亂自王城始都之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爲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嘗有敬王自王城遷成周之明文

第言子朝既逐王入于成周而已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則成周者洛邑之總名明矣其不可信二也伻來以圖及獻卜者周公言向者卜洛既定使人來宗周獻營繕之圖及龜卜之兆於王葢追述獻卜之事言洛都之成將以致告歸之請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

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拜手稽首者敬受周公之言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者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也周公之來相宅乃敬承天休命非出於己私也曰敬天之休足矣必曰不敢不敬天之休者葢明見天命之當然而不得不然也見之明然後畏之篤周公之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知周公則知天矣成王之學至於知天是殆非前日弗敢及天

基命之成王也其作周匹休者言周公相宅營洛實配宗周其作我周家匹休之地匹者對宗周之辭謂其休美俱無窮也成王復言公既定宅使人來以龜兆來視予其卜之休祥有常永無窮之吉我與周公二人其共貞固守此基業乎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以者使之之辭也成王自謂保天命與墜天命二者皆不繫於己惟繫周公使我如何爾公庶幾永留輔佐以我小子萬億年敬天之休而不墜乎倚之

者甚重而望之者蓋甚長也成王察言觀色知周公將致告歸之請故豫以是留之其於師保事之可謂篤察之可謂精矣是殆非前日未敢誚公之成王也拜手稽首誨言者成王復致敬盡禮以求周公之誨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成王既盡禮以求誨言於是周公舉其大者告之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告以定都之首務也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之不載者咸秩敘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

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則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告成王若閟於事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故周公以爲首務也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周公言我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成周者豈徒然哉予惟曰庶幾有事

爲以大慰天下云爾下文所稱記功宗之類皆所當爲之事也方周公當國之事百官賢否雖或小不齊公固化之有道處之有方於治道未害也今成王親政之初所從百官豈容有一小人參錯其間故公必精察審擇使咸出於正無少不齊老臣愛君之心亦篤矣不授之以人而徒責之以事周公必不爾也既授之以人矣成王亦安得辭其責乎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者基業既定

則當修創業之功以示天下洛邑既成周之業既定矣論創業之勳不可後也故敎成王令即出命曰記録功臣之宗勲勞之最大者以其功作元祀功臣莫不祭於大烝爲功臣之宗者居其冠故謂之元祀也漢髙帝次功臣其第一久之而後定葢功臣之冠天下觀瞻所以鎮服羣下者實繫此舉焉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既發命以報其功惟申命以

勉之曰汝功臣其受此褒賞之命以厚輔王室葢示之倚任之意也臨新都而慰荅功臣所以託之心腹共圖久大之業而念舊録功風天下以歸之厚此又其樞機也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敎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者周公既告成王以褒賞功臣又戒以當大視功臣之載書苟無不公百工效之亦皆公也苟少有私百工竊之亦將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敎之所謂乃汝其

悉自教工也百工視效如此孺子論功行賞其可少有朋比乎孺子其少有朋比則其自此以往臨政出治將無不朋比如火始然燄燄之微耳其所焚灼以敘而進自少而多自近而遠遂不可絶矣其可不深戒其初乎論功者成王之初政周公懼其私心之或萌故嚴厲其辭所以閑之於始而禁之於未發也厥若彝者告成王以其順典彝也及撫事如予者告成王以撫定天下之事當如我爲政之時也及云者周

公自謙使成王先順典彝而因觀法我之所爲也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者即周公所齊從王于周之百工戒成王之洛當惟以此自從不可以他人間之也周公爲成王慮者可謂悉矣示之以典欲其遵也教之以身欲其效也遺之以人欲其用也成王之臨洛邑誠能循奉典彝師法周公信任衆賢則治道亦無餘藴矣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者復告成王當使百工咸知上意所嚮聯事分職各就

有僚曉然不惑奮揚興起咸底成績乃所謂明作有功也苟不知上之所嚮則惑惑則怠怠則績用弗成矣然則所嚮果何嚮也曰惇大者其所嚮也一代必有所尚以定一代之治體百工皆知所嚮雖其職之異其功之殊而體皆惇厚寛大共成温裕之風俗則是周家八百年之所尚實定於成王休聞顯譽豈有既乎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周之治體蓋非

後世之所可及也治體定則治道成故此章亦止於此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既舉治道以誨成王此章復申言之而致告歸之請也已汝惟沖子惟終者周家之治文武周公實始之至於終之則成王之責也故周公歎息而言曰已乎惟汝幼沖之子而承如是之大基業惟有以終之乃能蹇責蓋憂其不克負荷而勉其不可不負荷也前章之誨於内治爲詳至於統御諸侯敎養兆民則未及焉故此章申言之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誨之以統御諸侯之道也王者之統御諸侯必先識其向背不先識其向背則以僞爲誠以佞爲忠賞罰倒置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術也亦曰敬而已矣敬則是心常存無憎愛之私故能識百辟忠誠以享王室者亦識其有悖慢而不享王室者所謂不享王室者非必顯然負固阻兵也庭實任土之物固與其他諸侯無異第無誠意以將之耳享覲之多儀極其繁縟

苟無誠意則其陞降俯仰之儀必有不與物相稱者是以謂之不享惟其不用志於享則凡其一國之民皆化其惡惟曰不享舉無尊奉天子之心推其國之政事其將差爽侮僭隳王度而爲叛亂矣固當察之於早治之於微也豈待其貢物不至而始知之乎於陞降俯仰之間而識其向背是非心之存者未能察也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誨之以敎養兆民之道也周公

之於民至矣然治道有先後之序蓋亦有不暇爲者故屬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爲者於天下王其聽我敎汝於輔助斯民敎養之常道次第而頒之於民可也亹勉也民惟邦本汝乃於是輔民彝不勉行之是基業必將不永矣危言以感動之欲其深勉乎此也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者周公復告成王以惇篤次叙武王之事罔不如我前日當國之時則天下不敢廢汝之命矣武王没周公如武王天下所

以不廢周公之命也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也苟成王作聰明喜變更武王周公之政皆失其叙則天下安肯用一幼冲孺子之命乎篤叙云者典刑具在誠意不存焉亦徒法而已故行之貴乎篤也汝往敬哉兹予其明農哉者告戒既終勉以汝往新邑布政不可不敬我其退休田野惟農事是明不復與聞國事矣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者周公既與成王決别以民者國之大本意未能已復指

而言之曰彼寛裕我民之道前所謂棐民彛者是不可須臾離無或少遠之而用致違戾也周公於將去之際殷勤反覆不能忘民如此其真知本者哉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敎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廸篤罔不若時

成王將留周公故先歸重於公荅其誨言稱其功德葢所以開挽留之端也公明保予沖子者成王退托言我幼沖孺子㦬然未有所知公之於我正如人之養嬰孩寒暑飢渴莫能自辨皆傅養者明以保之使其免於水火歸重於公者亦至矣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者荅周公之誨言也公所稱舉以誨我者明著深實皆丕顯之德葢欲以我小子

繼先烈成天意結民心舉祀典我不敢不深是誨也
文武之烈要在增光而發揚之苟止欲持循則漫頽
其舊矣上天之眷要在進修而奉荅之苟無以稱塞
則將墜其命矣四方之民要在和調而恒保之苟使
之乖離則君位危而不能居師衆之上矣惇宗將禮
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即前所謂肇稱殷禮蓋以惇重
宗敬大禮之心而舉行次叙大祀徧祭百神而大享
之也周公前兩章之誨大略不出此矣周公之誨以

祀爲先者先其原也成王之荅以祀爲後者先其實也齊明之心葢出治之原而爲治之條理則此心之實也告者視其原受者得其實周公可謂善誨成王可謂善聽矣㫖周公先言祀成王亦先言祀安知非徒既其文而未既其實乎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敎予冲子夙夜毖祀者稱周公之功德也周公聖德之著輝光充塞天地若可以止矣方且勤施治敎于四方四方之人

雖邊陬海隅亦皆旁作穆穆以發誠敬之容德益向新俗益向美前迓太平其象可見文武勤勞創業垂統以敎後世者賴公再明不復迷錯我小子拱手仰成徒知爲祭主蚤夜謹祀而已則公之有大功德於我周家者亦云盛矣天下皆在周公光宅之中識其不已之心者成王也天下皆向周公日新之化識其迓平之象者成王也周公勤施不已之心雖聖人所同然征誅四國思兼三王其勤勞特甚焉信乎其爲

勤施也不曰既平而曰迓平者既平則盈不可久矣迓則有亹亹方進之意焉周公勤勞如此勲德如是成王弁冕奉祭其敢忘所自乎其可少遠周公乎挽留之意莫切於是王曰公功棐廸篤罔不若時既稱周公之功德言之不足復言公之功輔養啓廸我小子之篤罔不若是非止前所稱而已葢言語所不能盡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留周公之心愈切矣人君有安居而與師保議論者有臨朝布政而接諸侯卿大夫者此成王欲退私而臨朝也謂我退而即君位于朝命公後伯禽於魯言公不可去封公之子以治魯國之民

四方廸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廸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四方今始開啓其治端耳諸侯尚未知來王來享而舉尊王之禮也周公雖已平殷之亂而宗禮之事未

定公之功亦未克敉寧而豈爲全備哉公必當開導
將大我之後爲我士師工之監視當時爲士師工者
固多公當爲之表率大保養文武所受之民以治之
爲四輔師保之佐此章成王自謂我眇然幼沖之子
固不足以留周公縱公不爲已留亦當爲天下留爲
文武留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
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定予往已者王謂公若留我則敢往新邑使天下諸侯欽肅將大祗敬歡協公之功公之功亦至此而成矣此語與亦未克敉公功對言也前章就成王之身言之此章又就周公之身言之見其留之愈切也公無困哉者王謂公捨我求去實為困我公前言規摹如此之大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矣而去之何哉公之不去我亦無厭斁其康安天下之事不然焉保其往公為周之儀刑舊矣今勿替之則四方亦世世

享我周家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周公爲成王而留謂王命予來欲承保乃文祖受命之民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其誕保文武受命民之命也弘朕恭者周公本有此恭所以欲去者謂上下全備矣王又深以文武爲言是所以弘大我之恭豈得而不留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
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
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
周公謂我既留君臣之間當同用工大立規摹孺子
來相視洛邑其大惇厚其法用殷之賢人周召之言
多加大者天下之工夫未有小爲之而能有成者也
是必委一身於其中如人爲學學之外無他事乃可
若一出一入始勤終怠豈能成德必大惇其典大用

殷之賢人治爲四方之新君作周恭敬之君第一人又言其自是洛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萬邦皆休惟王乃有成績茍一二邦不休則績安可謂之成旦者周公自言我以諸侯大夫及御事之人篤厚前人已成之烈荅天下之衆作周家誠信之臣第一人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於王言恭先於己言孚先者葢恭者治之原治原當出於君而臣但作孚信之先者而已亦歸政之指也大抵功成則退臣之道也周公

謂制作已備可以去矣其本心也成王留之則又更立規摹終則有始天行健之意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

周公謂成王考我告子之言乃盡本於文祖之德葢文德之精微皆在此自加考察可也考之一辭甚要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巽與之言能無說乎必改之繹之可也使來毖慎治殷之民其必命之以寧命者如射命中之命命中者必中之謂命寧者至於必寧

也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既留即告于文王武王以秬鬯二卣拜手稽首以此心休享不敢宿而禋于文武之前公之一去一留對越文武也亦以堅成王之心謂汝之不可不勉者已告於文武矣予不敢宿者對成王之時此心此

意即對于文武也自是當惠順篤厚次敘而行無至于邁自疾之地能如此則萬年皆厭飫汝之德殷之民亦日漸月漬而有所成矣殷之民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懐德蓋殷民乃雖民能使之承敘然後萬年永觀朕子懐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歳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賔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臣記當時事也戊辰十二月戊辰也王在新邑在洛也烝祭常祭歲也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常祭止用騂牛一也因烝祭封伯禽於魯王賓殺禋於常祭之外又殺牛以祭封伯禽於祭歲對言故曰賓以歲爲主此爲賓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史官記周公輔成王保文武受命終始至此凡七年也

增修東萊書説卷二十三

增修東萊書説卷二十四

多士第十六　　周書

遷洛之事召誥則經始之也洛誥則考成之也多士則慰安之也亦既慰安之矣而踐奄之後復待多方之誥然後人情始定與其再喻之煩曷若一喻之至乎曰聖人之言不過乎物始遷之時如是勞來之足矣茍預憂他日之疑而曲喻之於已則爲躁於民則

為瀆非聖人之言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所謂頑民者蓋於商民之中尤負固不悛者非諸侯之權所能震服也非文誥之辭所能統率也惟置之於醇醲泰和之地而後日漸月漬浸以融釋此其所以有成周之遷也然既成而後遷則室廬有秩疆場有經至者莫不忘勞既遷而後告則天命之公王澤之厚聽者莫不興起周公洛邑之政其次第固如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洛邑始成以周公之衮舄臨之初於此而發王命焉光景之新繪畫莫陳而史以三語盡之可謂善形容矣序言殷頑民賤之也所以指其實史言商王士貴之也所以開其善序蓋孔子之公筆史則周公之恩意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

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

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頑民人之所忿嫉也周公以王命誥首呼之曰爾殷

遺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於言表畧無忿嫉之氣亦

可以見聖人之心矣頑民之來謂周公必以凶徒醜

類見處不自意得殷遺多士之稱訓誥未孚而囂悍

暴戾固已十消其八九矣弗弔之天大降喪于殷者

憫其喪亂而慰勉之也喪亂者非他也周實爲之也

而慰勉之辭若無與焉者何哉殷得罪於天周奉天討而未嘗有心於其間也討之者無心故言之者亦若無與也旻天者自其秋殺者言之各有主也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者推本革命之公而開喻之也天旣降喪于殷故周受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勑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于上帝之事威降于天而成于周蓋相爲終始者也紂固司王罰者也惟其不王而失天職故職移於周反致王罰於

其身焉吁可畏也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所從言者不同而至明至公之理非有二也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者因其所疑而解之也弋猶弋鳥之弋謂有心於取之也周之革殷至明如此聖人何嘗以弋取求位爲嫌而急於自解哉惟頑民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則疑周之弋殷命也又疑周之求天位也聖人憫之憐之呼而告之曰非我小邦周敢

弋殷命以彊弱小大之勢論之小國亦豈能弋殷命然而卒革殷命焉是天也非人也頑民亦可以少悟矣天之於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觀天之不畀殷益信其不固亂也天既不畀殷故相助輔弼我有周俾作民主我曷嘗敢有求位之意哉是乃因其疑以解之而非以自解也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者前既言惟天不畀矣復告之以不畀之理豈在外哉是乃我下民

所秉之爲善善惡惡確然不可易者也下民之爲是乃上天之明畏也秉爲即秉彝詩言其體此言其用也始言惟天不畀而後言惟帝不畀蓋將剖析精微以示之故指其主宰而謂之帝至本其明畏之理則謂之天也言至於此所以廸頑民之性者至矣盡矣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

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桀之亡即紂之亡也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嗚條之事凡爲商民者莫不知其應乎天而順乎人矣至於商周之際乃有疑焉觀其前則明處其中則蔽也故周公舉湯桀之舊聞以告之自其明以達其蔽也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所安則亹亹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於桀

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其所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則其惡升聞而惟帝降格矣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治亂雖殊極乎下而通於上則一而已帝既降格譴告災異以示所嚮於是夏邦可以深警矣尚猶弗能敬用帝命大肆淫泆惡播人口至於有辭自絕於天而天亦絕之故惟時天罔念聞也元命者大善之命也出於天而行於君者也桀以淫泆肆于民上舉措

誅賞無非私意安得有所謂元命哉元命廢則降致
天罰夏祚亦從而廢矣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
生無則死也夏既廢其命故天乃命爾先祖成湯爰
革夏正焉俊民甸四方者湯所以盡人君之職分也
人君之於四方豈獨恃一手一足之力哉明揚俊民
分布遠邇使之甸治區畫各有攸守而人君之職分
盡矣伊尹之稱湯曰旁求俊彦孟子之稱湯曰立賢
無方蓋成湯治天下之規模惟伊尹周公孟子則深

知之也明德者治國平天下之本而恤祀則致敬鬼神聚其德而神明之者也自成湯至于帝乙聖賢之品差亦不一矣謂之罔不明德恤祀者言大略不失此心所以傳世不墜也商之多哲王是豈人力哉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而然也殷之哲王亦皆操存此心罔敢失帝之則無私主則無私施也此布德行惠所以罔不配天其澤也苟不知操存失其帝則雖欲澤民亦皆私意之為何足以配天乎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
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
罰
積治之後雖有失道之君亦未易動揺也紂襲聖賢
之餘業而其亡忽焉者積累之雖深戕敗之亦大也
誕罔顯于天者言紂天理昏蔽之極其本既亡矣況
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勞邦家而思所以保之乎先

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者蓋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前人櫛風沐雨之艱難必不忍淫泆以蕩覆之也善惡吉凶之理天道之甚顯民心之共祇者也紂大淫厥泆而皆不顧焉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于先王勤家則不畏祖宗矣罔顧于天顯則不畏天矣罔顧于民祇則不畏民矣三畏既除舉無忌憚窮凶極惡故惟時上帝弗保降若茲大喪也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者推本紂所

以爲天所絶者不明其德而已明德天之所賦也明其德者人之盡乎天者也紂雖下愚亦豈無是德哉惟昏蔽蠱惑不能明其德人欲日肆故其惡如上所陳也序紂惡而以是終之探其本也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於罰者言國未嘗無故而亡泛觀前後亡國者其致罰之由必有可言者況周之奉辭伐紂乎爾頑民亦可以自反矣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

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前章所敘武王革命之理此章所謂今惟我周王則指當時言之也頑民之所以憾周者徒見東征為周公成王之事爾故明告以是皆帝之事我周王特大善承之而已周為天子職當奉承帝事帝既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剪除告其勑正之功于帝也惟

我割殷之事未嘗容少私意一於從帝而無貳適惟爾有殷王家自不得不惟我之適矣周不貳於帝殷其可貳於周乎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當是時頑民猶妄意成王周公或可動搖故示以確然不可移奪之志以定其心而一其所向云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亦豈徒割殷之事哉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

乃邑者其曰乃審度之辭蓋嘗審度頑民致討之由實惟爾大爲非度我固不先起兵端以動爾其作孽乃自爾邑非他人也又將誰咎乎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者告之以遷洛之意也言予亦念天就殷邦妹土之地屢降大戾紂既死焉故今邪慝不正要當遷徙舍其舊而新是圖夫豈得已而不已哉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

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章明告以遷洛之意予時惟其遷居西爾者自殷視洛則爲西也所以遷爾居於洛者非我一人秉德不康寧而樂爲開闔動摇也是惟天命而已無違者戒頑民不可違天命也朕不敢有後無我怨者言我畏天命故於遷洛之事不敢有後雖欲少從容而不

可得爾其體此意而無我怨也雖然周行天討者也殷受天討者也受討者之懼宜若甚於行討者今以文意觀之周公常懼頑民常肆周公常切頑民常緩是何邪葢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誠粗知之將喘汗疾趨之不暇亦何待他人敦勉督促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者以其父祖之舊聞而開諭之也惟爾平日所知爾先人典冊所載殷革夏命之事歷然可考我周之革商正如是耳以所聞

於前而驗所見於今廢興之理亦可識矣今爾又曰夏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葢周以商革夏之事諭頑民頑民復以革夏之事責周其言以謂商革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啟廸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間今周之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安得而不怨乎此雖頑民責周之語然成湯革夏之政不多見於書因此語而推之則其舉民望慰衆心合新舊安危疑規摹畧可見也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

于天邑商者周公稱王命以大義裁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予一人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予敢以德而求爾于天邑商爾其修令德以應我之求不可援前比後而必我之爵也商猶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舊爲天子之都理當富於賢德敢求亦敬賢之意重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甚正待之者亦甚厚矣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者復諭以所以遷洛者惟欲相率安肆矜恤爾躬豈可反以我爲罪乎前云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此又云非予罪時
惟天命夫豈欲借天以自解哉誠以頑民蔽蒙之極
故每舉天命之公以大警省之使於此而有發焉則
知洛邑之遷周蓋未嘗與也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
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頑民之所以不安者蓋不自知其罪之大遷洛猶為
輕典故此章明以告之奄蓋與武庚管叔同叛者昔

我東征来自奄之時爾三監奄淮夷之衆若正名定罪我惟大降黜爾四國民命盡俘為囚可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流竄荒裔可也今遷爾洛邑密邇王室是以親比爾為事俾臣于我宗法成周濟濟多遜之盛漸染薰陶以成其德為汝賜既不多矣乎舍殷就洛遷徙之勞頑民所知也舍遐逖而就中都寛宥之恩頑民所不知也故明以告之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兹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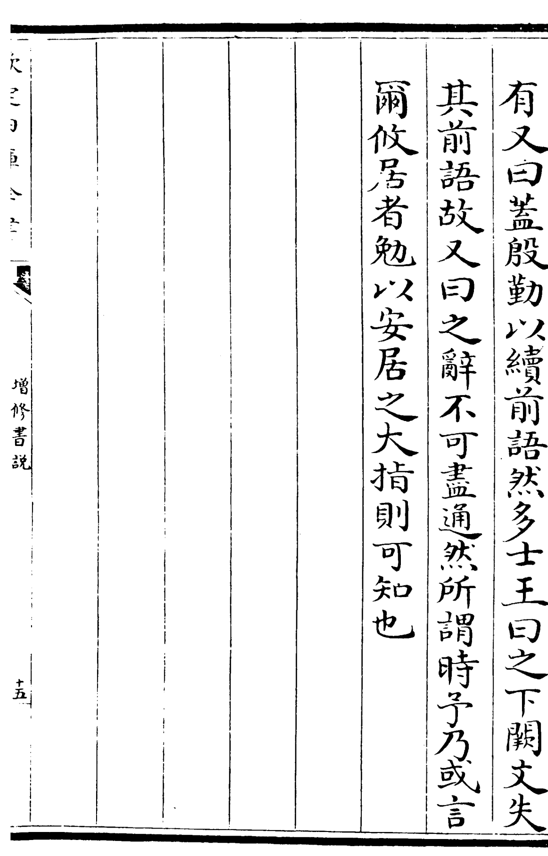
告戒既終乃示以恩意勉以安居樂業永久之計今

予惟不爾殺者葢頑民負罪懷慝反側不安故明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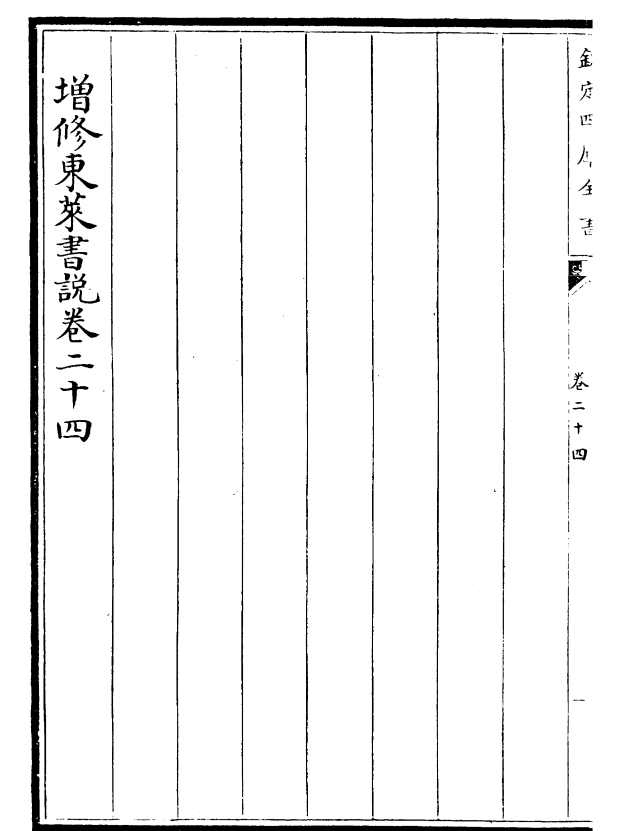
其不死所以洗其危疑也盤庚既遷之後歷告百姓者亦曰罔罪爾衆亦是意也胥怨之惡小故告之以罔罪反叛之惡大故告之以不殺辭之輕重因其犯之大小至於與民更始則一而已予惟時命有申者前章既已詳命之而是章之命復申告之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者蓋為四方諸侯罔有所賓禮之地故即土中建都以會朝此營洛之本意也亦惟爾多士所服事奔走臣我周家進於濟濟多遜之盛非居洛

不可此又營洛之意也葢營洛有二說一則以賔諸侯一則以居商士然則待汝商士者亦甚厚矣爾乃尚庶幾保有爾土而無懷動揺之思此葢分之以田也爾乃尚庶幾安寜各幹其所止無起覬覦之望此葢受之以業也爾能敬天惟畀予矜恤爾惟敬則畏天命畏聖人之言凡所命誥莫不祗順福祥之所集也即天之畀矜也爾不能敬爾不啻不能保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惟不敬則不畏天命不畏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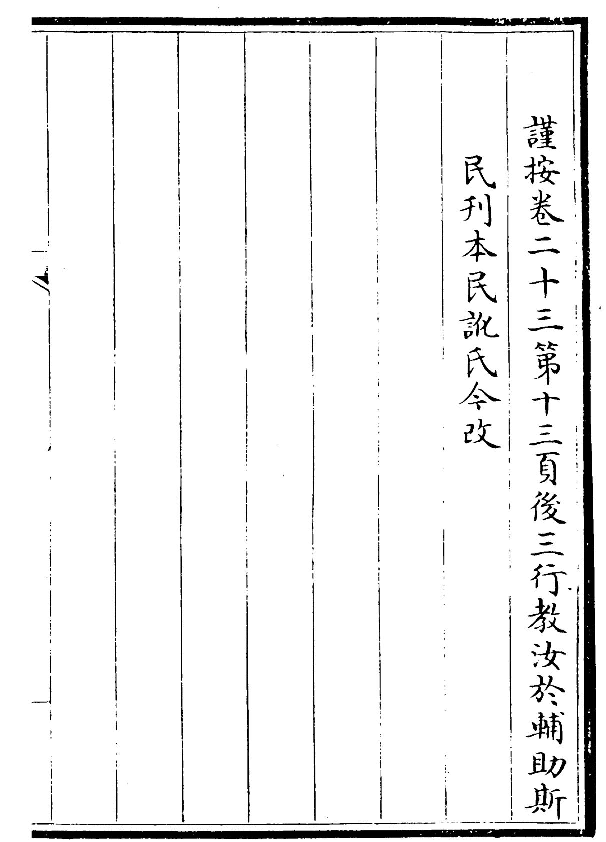
人之言凡所命誥莫不違悖刑戮之所集也即天之罰也明福威以示之彼安得不知所嚮背乎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續爾居爲長久之計爾其有幹有年于茲洛矣有幹則有業有年則有養所以能胥匡其生也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者言爾之遷洛乃建立門戶之祖後世子孫之興實從遷始豈不甚光榮矣乎自亡國之末裔而爲興國之始祖頑民雖愚其亦知所擇矣所以作新之者無大於是也多士多方篇末皆



有又曰蓋殷勤以續前語然多士王曰之下闕文失其前語故又曰之辭不可盡通然所謂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者勉以安居之大指則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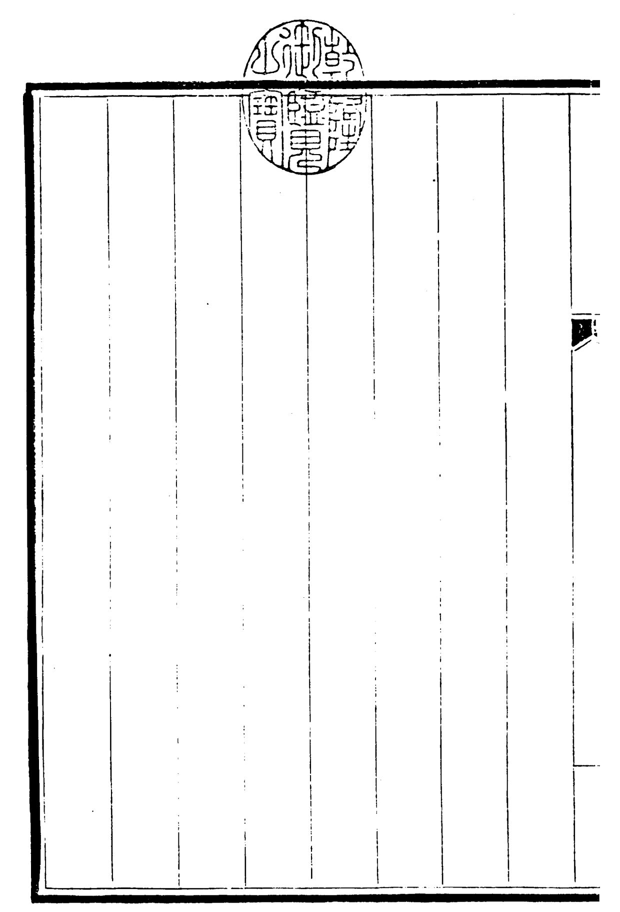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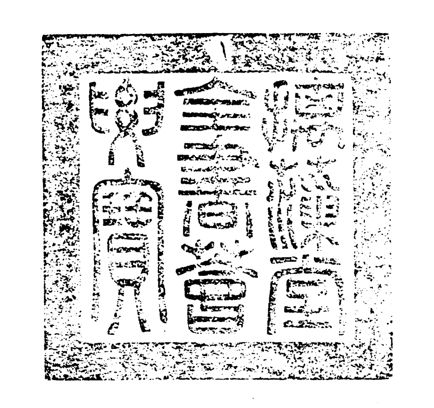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四



謹按卷二十三第十三頁後三行教汝於輔助斯

民刊本民訛氏今改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貢生臣張宁